

中国古典名著

百家

总顾问

季羨林
启功

焚

书



插图
全译

中国
古典
名著
百部

焚 书

主 编 柴剑虹 李肇翔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. 诗文类/柴剑虹, 李肇翔主编. - 北京:
九州出版社, 2001.2

ISBN 7-80114-588-7

I. 中… II. ①柴… ②李… III. ①古籍-汇编-中国
②古典诗歌-汇编-中国③古典散文-汇编-中国 IV. Z121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363 号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

总 顾 问: 季羨林 启 功

主 编: 柴剑虹 李肇翔

责任编辑: 刘小曼 李 克

总 策 划: 崔钟雷 赵玉君

封面设计: 李 杰 金 明

九州出版社出版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印张: 1116

版次: 200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刷: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邮编: 100081

字数: 22 800 千字

印数: 3 000 套

印次: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14-588-7/I·110 全套定价: 1368.00 元 (全套 76 本)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

焚书

明·李贽 著

自序

自有书四种：一曰《藏书》，上下数千年是非，未易肉眼视也，故欲藏之，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。一曰《焚书》，则答知己书问，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，即中其痼疾，则必欲杀我矣，故欲焚之，言当焚而弃之，不可留也。《焚书》之后又有别录，名为《老苦》，虽同是《焚书》，而另为卷目，则欲焚者焚此矣。独《说书》四十四篇，真为可喜，发圣言之精蕴，阐日用之平常，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，出世之非假也。信如传注，则是欲入而闭之门，非以诱人，实以绝人矣，乌乎可！其为说，原于看朋友作时文，故《说书》亦佑时文，然不佑者故多也。

今既刻《说书》，故再《焚书》亦刻，再《藏书》中一二论著亦刻，焚者不复焚，藏者不复藏矣。或曰：“诚如是，不宜复名《焚书》也，不几于名之不可言，言之不顾行乎？”噫噫！余安能知，子又安能知。夫欲焚者，谓其逆人之耳也；欲刻者，谓其入人之心也。逆耳者必杀，是可惧也。然余年六十四矣，倘一入人之心，则知我者或庶几乎！余幸其庶几也，故刻之。

卓吾老子题湖上之聚佛楼

李氏焚书序

李宏甫自集其与夷游书札，并答问论议诸文，而名曰《焚书》，自谓其书可焚也。宏甫快口直肠，目空一世，愤激过甚，不顾人有忤者。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，亦可悲矣！乃卒以笔舌杀身，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，抑何虐也，岂遂成其讖乎！宋元丰间，禁长公之笔墨，家藏墨妙，抄割殆尽，见者若祟。不逾时而征求鼎沸，断管残渾，等于吉光片羽。焚不焚，何关于宏甫，且宏甫又何尝利人之不焚以为重者？今焚后而宏甫之传乃愈广。然则此书之焚，其布之有火浣哉！宏甫曾以是刻商之于余，其语具载此中。余幸而后死，目击废兴，故识此于其端云。

澹园竑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总目

- 1.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
- 2.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
- 3.《尚书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
- 4.《春秋左传》(上)
- 5.《春秋左传》(下)
- 6.《吕氏春秋》
- 7.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、《鬼谷子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
《三十六计》
- 8.《经世奇谋》
- 9.《周易》、《黄帝宅经》、《冰鉴》、
《摄养枕中书》
- 10.《黄帝内经》(上)
- 11.《黄帝内经》(下)
- 12.《战国策》
- 13.《史记》
- 14.《山海经》
- 15.《说文解字》(上)
- 16.《说文解字》(下)
- 17.《渊海子平》
- 18.《诗品》、《花间集》、《人间词话》
- 19.《帝鉴图说》、《臣轨》、《三事忠告》、
《资政要览》
- 20.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
- 21.《资治通鉴》
- 22.《容斋随笔》(上)
- 23.《容斋随笔》(下)
- 24.《呻吟语》、《增广贤文》
- 25.《菜根谭》、《小窗幽记》、《围炉夜话》、
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
- 26.《焚书》
- 27.《阅微草堂笔记》(上)
- 28.《阅微草堂笔记》(下)
- 29.《古文观止》
- 30.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桃花扇》
- 31.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、
《元曲三百首》
- 32.《三国演义》(上)
- 33.《三国演义》(下)
- 34.《西游记》(上)
- 35.《西游记》(下)
- 36.《水浒传》(上)
- 37.《水浒传》(下)
- 38.《封神演义》(上)
- 39.《封神演义》(下)
- 40.《东周列国志》(上)
- 41.《东周列国志》(下)
- 42.《喻世明言》
- 43.《警世通言》
- 44.《醒世恒言》
- 45.《初刻拍案惊奇》
- 46.《二刻拍案惊奇》
- 47.《聊斋志异》
- 48.《红楼梦》(上)
- 49.《红楼梦》(下)
- 50.《儒林外史》
- 51.《官场现形记》(上)
- 52.《官场现形记》(下)
- 53.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(上)
- 54.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(下)
- 55.《孽海花》、《老残游记》
- 56.《包龙图判百家公案》、《狄公案》、
《于公案》
- 57.《荡寇志》(上)
- 58.《荡寇志》(下)、《说唐》
- 59.《樗枰闲评》
- 60.《三侠五义》、《五鼠闹东京》
- 61.《七剑十三侠》
- 62.《型世言》
- 63.《情史》(上)
- 64.《情史》(下)、《剪灯余话》
- 65.《乾隆游江南》
- 66.《儿女英雄传》(上)
- 67.《儿女英雄传》(下)
- 68.《五美缘》、《好逑传》
- 69.《玉娇梨》、《林兰香》
- 70.《禅真逸史》
- 71.《花月痕》、《蝴蝶缘》、《绣球缘》
- 72.《锦香亭》、《雪月梅》
- 73.《十二楼》、《金石缘》、《双和欢》
- 74.《剪灯新话》、《子不语》
- 75.《绿野仙踪》(上)
- 76.《绿野仙踪》(下)



目 录

李温陵传	1
卷一	
书 答	5
卷二	
书 答	82
卷三	
杂 述	152
卷四	
杂 述	244
卷五	
读 史	361
卷六	421
四言长篇	421
五七言长篇	422
五言四句	424
六言四句	429
七言四句	430
五言八句	435
七言八句	438
李氏焚书跋	441
增补一	442
增补二	469



李温陵传

李温陵传

李温陵者，名载贇。少举孝廉，以道远，不再上公车，为校官，徘徊郎署间。后为姚安太守。公为人中燠外冷，丰骨棱棱。性甚卞急；好面折人过，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。强力任性，不强其意之所不欲。初未知学，有道学先生语之曰：“公怖死否？”公曰：“死矣，安得不怖。”曰：“公既怖死，何不学道？学道所以免生死也。”公曰：“有是哉！”遂潜心道妙。久之自有所契，超于语言文字之表，诸执筌蹄者了不能及。为守，法令清简，不言而治。每至伽蓝，判了公事，坐堂皇上，或置名僧其间，簿书有隙，即与参论虚玄。人皆怪之，公亦不顾。禄俸之外，了无长物，陆绩郁林之石，任昉桃花之米，无以过也。久之，厌圭组，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。御史刘维奇其节，疏令致仕以归。

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，罢郡遂不归。曰：“我老矣，得一二胜友，终日晤言以遣余日，即为至快，何必故乡也。”遂携妻女客黄安。中年得数男，皆不育。体素癯，澹于声色，又癖洁，恶近妇人，故虽无子，不置妾婢。后妻女欲归，趣归之。自称“流寓客子”。既无家累，又断俗缘，参求乘理，极其超悟，剔肤见骨，迴绝理路。出为议论，皆为刀剑上事，狮子迸乳，香象绝流，发咏孤高，少有酬其机者。

子庸死，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脱，恐子侄效之，有遗弃之病，数至箴切。公遂至麻城龙潭湖上，与僧无念、周友山、丘坦之、杨定见聚，闭门下键，日以读书为事。性爱扫地，数人缚帚不给。衿裙浣洗，极其鲜洁，拭面拂身，有同水淫。不喜俗客，客不获辞而至，但一交手，即令之远坐，嫌其臭秽。其忻赏者，镇日言笑，意所不契，寂无一语。滑稽排调，冲口而发，既能解颐，亦可刺骨。所读书皆钞写为善本，东国之秘语，西方之灵文，《离骚》、马、班之篇，陶、谢、柳、杜之诗，下至稗官小说之奇，宋元名人之曲，雪藤丹笔，逐字讎校，肌理分，时出新意。其为文不阡不陌，摭其胸中之独见，精光凛凛，不可迫视。诗不多作，大有神境。亦喜作书，每研墨伸楮，则解衣大叫，作兔起鹘落之状。其得意者



亦甚可爱，瘦劲险绝，铁腕万钧，骨棱棱纸上。一日恶头痒，倦于梳栉，遂去其发，独存鬓须。公气既激昂，行复诡异，斥异端者日益侧目。与耿公往复辩论，每一札，累累万言，发道学之隐情，风雨江波，读之者高其识，钦其才，畏其笔，始有以幻语闻当事，当事者逐之。

于时左辖刘公东星迎公武昌，舍盖公之堂。自后屡归屡游：刘公迎之沁水，梅中丞迎之云中，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。无何，复归麻城。时又有以幻语闻当事，当事者又误信而逐之，火其兰若，而马御史经纶遂躬迎之于北通州。又会当事者欲刊异端以正文体，疏论之。遣金吾缇骑逮公。

初公病，病中复定所作《易因》，其名曰《九正易因》。常曰：“我得《九正易因》成，死快矣。”《易因》成，病转甚。至是逮者至，邸舍匆匆，公以问马公。马公曰：“卫士至。”公力疾起，行数步，大声曰：“是为我也。为我取门片来！”遂臣其上，疾呼曰：“速行！我罪人也，不宜留。”马公愿从。公曰：“逐臣不入城，制也。且君有老父在。”马公曰：“朝廷以先生为妖人，我藏妖人者也。死则俱死耳。终不令先生往而已独留。”马公卒同行。至通州城外，都门之牋尼马公行者纷至，其仆数十人，奉其父命，泣留之。马公不听，竟与公偕。明日，大金吾置讯，侍者掖而入，卧于阶上。金吾曰：“若何以妄著书？”公曰：“罪人著书甚多，具在，于圣教有益无损。”大金吾笑其崛强，狱竟无所置词，大略止回籍耳。久之旨不下，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。一日，呼侍者剃发。侍者去，遂持刀自割其喉，气不绝者两日。侍者问：“和尚痛否？”以指书其手曰：“不痛。”又问曰：“和尚何自割？”书曰：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！”遂绝。时马公以事缓，归觐其父，至是闻而伤之，曰：“吾获持不谨，以致于斯也。伤哉！”乃归其骸于通，为之大治冢墓，营佛刹云。

公素不爱著书。初与耿公辩论之语，多为掌记者所录，遂哀为之《焚书》。后以时义詮圣贤深旨，为《说书》。最后理其先所詮次之史，焦公等刻之于南京，是为《藏书》。盖公于诵读之暇，尤爱读史，于古人作用之妙，大有所窥。以为世道安危治乱之机，捷于呼吸，微于缕黍。世之小人既侥幸丧人之国，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，名心太重，护惜太甚，为格套局面所拘，不知古人清静无为、行所无事之旨，与藏身忍垢、委曲周



旋之用。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，而小人得以制君子。故往往明而不晦，激而不平，以至于乱。而世儒观古人之迹，又概绳以一切之法，不能虚心平气，求短于长，见瑕于瑜，好不知恶，恶不知美。至于今，接响传声，其观场逐队之见，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。于是上下数千年之间，别出手眼，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，有时攻其所短；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，有时不没其所长。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，求实用；舍皮毛，见神骨；去浮理，揣人情。即矫枉之过。不无偏有重轻，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，细心读之，其破的中窾之处，大有补于世道人心。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，比之毁圣叛道，则已过矣。

昔马迁、班固各以意见为史：马迁先黄、老后《六经》，退处士进游侠，当时非之；而班固亦排守节，鄙正直。后世鉴二史之弊，汰其意见，一一归之醇正，然二家之书若揭日月，而唐、宋之史读不终篇，而已兀然作欠伸状，何也？岂非以独见之处，即其精光之不可磨灭者欤！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，莫如《庄子》，然未有因读《庄子》而汪洋自恣者也，即汪洋自恣之人，又未必读《庄子》也。今之言天性刻薄，莫如《韩子》，然未有因读《韩子》而天性刻薄者也，即天性刻薄之人，亦未必读《韩子》也。自有此二书以来，读《庄子》者撮其胜韵，超然名利之外者，代不乏人，读申、韩之书，得其信赏必罚者，蚩足以强主而尊朝廷。即醇正如诸葛，亦手写之以进后主，何尝以意见少驳，遂尽废之哉！

夫《六经》洙泗之书，梁肉也。世之食梁肉太多者，亦能留滞而成痞，故治者以大黄蜀豆泻其积秽，然后脾胃复而无病。九宾之筵，鸡豚羊鱼相继而进。至于海错，若江瑶柱之属，弊吻裂舌，而人思一快朵颐。则谓公之书为消积导滞之书可；谓世间一种珍奇，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书亦可。特其出之也太早，故观者之成心不化，而指摘生焉。

然而穷公之所以罹祸，又不自书中来也。大都公之为，真不可知者：本绝意仕进人也，而专谈用世之略，谓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。本狷洁自厉，操若冰霜人也，而深恶枯清自矜，刻薄琐细者，谓其害必在子孙。本屏绝声色，视情欲如粪土人也，而爱怜光景，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，若借以文其寂寞。本多怪少可，与物不和人也，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，倾注爱慕，自以为不如。本息机忘世，槁木死



焚书

灰人也，而于古之忠臣义士、侠儿剑客，存亡雅谊，生死交情，读其遗事，为之咋指砍案，投袂而起，泣泪横流，痛哭滂沱而不自禁。若夫骨坚金石，气薄云天；言有触而必吐，意无往而不伸；排拓胜己，跌宕王公。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，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。鸟巢可覆，不改其风味；鸾翮可铄，不驯其龙性。斯所由焚芝锄蕙，衔刀若肤者也。嗟乎！才太高，气太豪，不能埋照涵俗，卒就囹圄，惭柳下而愧孙登，可惜也夫！可戒也夫！

公晚年读《易》，著书曰《九正易因》。意者公于《易》大有得，舍亢入谦，而今遂老矣逝矣！公所表章之书，若《阳明先生年谱》，及《龙溪语录》，其类多不可悉记云。

或问袁中道曰：“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？”予曰：“虽好之，不学之也。其人不能学者有五，不愿学者有三。公为士居官，清节凛凛，而吾辈随来辄受，操同中人，一不能学也。公不入季女之室，不登冶童之床，而吾辈不断情欲，未绝嬖宠，二不能学也。公深入至道，见其大者，而吾辈株守文字，不得玄旨，三不能学也。公自少至老，惟知读书，而吾辈汨没尘缘，不亲韦编，四不能学也。公直气劲节，不为人屈，而吾辈胆力怯弱，随人俯仰，五不能学也。若好刚使气，快意恩仇，意所不可，动笔之书，不愿学者一矣。既已离仕而隐，即宜遁迹入山，而乃徘徊人世，祸逐名起，不愿学者二矣。急乘缓戒，细行不修，任情适口，鸾刀狼藉，不愿学者三矣。夫其所不能学者，将终身不能学；而其所不愿学者，断断乎其不学之矣。故曰虽好之，不学之也。若夫幻人之谈，谓其既已髡发，仍冠进贤，八十之年，不忘欲想者，有是哉！所谓蟾蜍掷粪，自其口出者也。”

袁中道



卷一·书答

答周西岩

【原文】

天下无一人不生知,无一物不生知,亦无一刻不生知者,但自不知耳,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。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,以其无情,难告语也;贤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,以其有情,难告语也。除是二种,则虽牛马驴驼等,当其深愁痛苦之时,无不可告以生知,语以佛乘也。

据渠见处,恰似有人生知,又有人不生知。生知者便是佛,非生知者未便是佛。我不识渠半生以前所作所为,皆是谁主张乎?不几于日用而不知乎?不知尚可,更自谓目前不敢冒认作佛。既目前无佛,他日又安得有佛也?若他日作佛时,佛方真有,则今日不作佛时,佛又何处去也?或有或无,自是识心分别,妄为有无,非汝佛有有无也明矣。

【译文】

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是生下来才知道事物的,没有一个事物不是出现后才被人了解的。也没有生下来不久便懂事的,只是自身并不知道,然而又不能不使它知道的。只是土、木、瓦、石不能让它明白事物,因为它们无性情,自己又不能用言语讲话;贤人,智者,愚人,不肖的,都不能





不让他们明白，因为他们有性情，除了这两种情况，即使是牛、马、驴、驼等，当它们烦恼痛苦时，都可以显示给人类知道，用佛家思想上看，是可以有言语表明的。

根据渠这个的见解，和处事，就象有人生而知之，又有人生而不知。生而知之的便是佛，而生而不知的就未必不是佛。半生以前，我不知道渠这个人的所作所为，那都是谁的主张呢？在接触日常生活就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尚还可以，只是自己说当时不敢冒然学道。就算当时没有得道，他日又怎么能得道呢？如果以后悟佛道佛才真的存在，然而今天不修佛道，那佛又在哪里呢？或有或无，只是心里的想法不同，随便的论其有无，并不是你心中领悟到了真正的有无，这样，有与无也很明白了。

【原文】

且既自谓不能成佛矣，亦可自谓此生不能成人乎？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也。既无以自立，则无以自安。无以自安，则在家无以安家，在乡无以安乡，在朝廷无以安朝廷。吾又不知何以度日，何以面于人也。吾恐纵谦让，决不肯自谓我不成人也审矣。

既成人矣，又何佛不成，而更等待他日乎？天下宁有人外之佛，佛外之人乎？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，则是成佛必待无事，是事有碍于佛也；有事未得作佛，是佛无益于事也。佛无益于事，成佛何为乎？事有碍于佛，佛亦不中用矣，岂不深可笑哉？才等待，更千万亿劫，可畏也夫！

【译文】

就算是你自认为不可成佛，就可以认为自己一生之中不能成人了吗？我不知道凭借什么存在于天地之间。既然不能自立，就不会自安。不能自安，就算在家也无法治家，在乡也不能治乡，在朝廷也没什么可以安治国家的。我又不知道怎样生活，怎样面对世人。我虽然恐怕放纵自己，谦和，决不认为自己不能成人啊！

既然可以成人，又有什么佛道参透不了，难道还等待以后的时光吗？世间难道有人外之佛，佛外之人吗？若一定要等到做官，娶亲等事完成以后才学佛道，那么成了佛又有何用，这些世俗凡事有碍于参禅学



道的；因为世事而不能修佛道，那修佛道也无益于世事。修佛道不利于世事，成佛为了什么呢？世事有碍于成佛，修佛道不中用了！难道不可笑吗？等待光阴逝去，会有数不清的劫难，可怕啊！

答周若庄

【原文】

明德本也，亲民末也，故曰“物有本末”，又曰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苟不明德以修其身，是本乱而求末之治，胡可得也。人之至厚者莫如身，苟不能明德以修身，则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，而谓所薄者厚，无是理也。故曰“末之有也”。今之谈者，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，何哉？不几于舍本而图末，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！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！吾之德既明，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，此大人成己、成物之道所当如是，非谓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！

【译文】

明正的仁德是根本，而在人民中推广是枝末，所以说“物有本末”，《大学》中又说“从天子到平常百姓，都是以修身为本。”假如不修明德只修自身，是乱本而求末节的错误作法，怎么可行。人要达到至厚，一定要修身明德，假使不能明德便修身，那么想使其丰厚的却变得浅显，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会降低标准，是没有这种道理的。所以说“末之有也”。今天的谈论者，就是要舍弃明德而要直接对人民讲推广，为什么呢？不就等于舍本而求末，轻视所应该重视的，而最终想重视也不能了！亲民就是明德之事吗？我所讲的仁德就是明正，然后再推广天下使这种明德在世间发挥作用，那些德之人对于自己修养，对于事物发展，顺其理性，应当如此，并不是说先在人民中间推广这种思想，再修德明正！

【原文】

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，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亦非强人之所本无。故又示之曰：“在止于至善”而已。无善无恶，是谓至善，于此而知所止，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。由是而推其余者以及于人，于以亲民，不亦易易乎！



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,而但曰明德;更不言德如何明,而但曰止至善;不曰善如何止,而但曰知止;不曰止如何知,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。所格者何物?所致者何如?盖格物则自无物,无物则自无知。故既知所止,则所知亦止;苟所知未止,亦未为知止也。故知止其所不知,斯致矣。予观《大学》如此详悉开示,无非以德未易明,止未易知,故又赞之曰:“人能知止,则常寂而常定也,至静而无欲也,安安而不迁也,百虑而一致也。”今之淡者,切己自反,果能常寂而常定乎?至静而无欲乎?安固而不摇乎?百虑而致之一乎?是未可知耳。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,明德自任,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!然则颜子终身,以好学称,曾子终身以守约名,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,果皆非耶,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!

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,亲近善知识,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,亦多有之,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,可乎!

【译文】

那有明德的人,我认为是根本,在天下推广明德,也不是勉强人舍弃以前所坚持的根本。所以又阐述说:“目的是要人们达到至善”。无善无恶,是所说的善的极点,从而可以知道“止”的含义,就是使明德被光大推广才是完全达到了“至善”。由此可以推及到人和其它事物在人民中推行新思想,不也容易改变现状吗?所以,在文章全篇都不说民如何更新思想,而只推广明德;也不去阐述仁德如何如何的高尚,而只是说明德便可以至善;不去讲善有多么多么的好处,而只说有善便可“止”;不说止有如何的明智,而直接说明了按着事物的规律行事便可顺利达到目的。所讲的格物是什么呢?所达到的又是什么呢?那格物就是看不到的抽象规律,若没有规律存在,那么便没有智的存在,所以有智才有所止,那么所了解事物便会达到一个层次;如果所学的不能有一个高度,那就是说没学到什么。我读《大学》这样的详悉阐发无非是因为现在的仁德尚还不够明大,人们的认识水平还不够高,所以又赞叹道:“人是能达到的,常常静下心来,思索事物本质,达到无欲望,以常态固神不轻易改变,多思考就会想通了。”今天的论谈者,所做的正好相反,这样怎能常寂常定呢?又怎能达到至静无欲的境界呢?怎能不动



摇改变己身呢？又怎能思索得到本质呢？是不可知道的。无奈的是常以知道一点便满足，明德总会被任用，一定会凌驾于新民之上的！然而颜回一生，以好学闻名于世，曾子一生凭借信守约定知名，他们这样的仁德之人都不敢言新民之事，这可见，确实不对，确实是偏激不全的学说啊！

世上本常就有终其一生而求良师谊友的人，对人和善，好学，而最后仍不能达到“极限”的人，很多很多，何况没有一日的好学，近善，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，可能吗？

与焦弱侯

【原文】

人犹水也，豪杰犹巨鱼也。欲求巨鱼，必须诣水；欲求豪杰，必须异人。此自然之理也。今夫井，非不清洁也，味非不甘美也，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，若不可缺以旦夕也。然持任公之钓者，则未尝井焉之之矣。何也？以井不生鱼也。欲求三寸之鱼，亦了不可得矣。

今夫海，未尝清洁也，未尝甘旨也。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，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。盖能活人，亦能杀人，能富人，亦能贫人。其不可恃之以为安，倚之以为常也明矣。然而鸱鸢化焉，蛟龙藏焉，万宝之都，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。彼但一开口，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，曾无所于碍，则其腹中固已江、汉若矣。此其为物，岂豫且之所能制，网罟之所能牵耶！自生自死，自去自来，水族千亿，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，而况人未之见乎！

【译文】

常人就像是流水一样，豪杰就像水中大鱼一样。要求得到大鱼，就必须到水中去；要想求得豪杰，就必须在平常人中寻觅。这是自然的道理。现在有一口井，不是不清洁，味不是不甜美，每天饮食并不是不关系到人们的生活，一会儿都不可缺少。然而象任公那样钓鱼的人，又是不是没有尝过井中之水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井不生鱼，即使想钓一条三寸的小鱼，也是不可能的。